禮書

八編類纂 十九

苦十六

イ加3
1717
77-19

門 1加3
號 1717
卷 77-17

洪武中教官給由到京問以時事吳從權張恒以不知對　帝曰宋儒胡瑗教蘇湖二州士皆兼時務治兵治民水利筭數等事以此得人今汝言平日在學不出則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雖有聰明賢才亦爲爾所壞使教官皆效爾輩　朝廷豈能得人遂竄之極邊榜諭天下學校。於戲聖訓嚴矣 正學育才論

太祖高皇帝著令令天下遵朱子家禮頒大誥稽制錄孝慈錄禮儀定式洪武禮制稽古定制大明集禮教民榜文諸典章。其端天下之操持者博矣。乃諭太學師徒曰古今賢能首以學爲本次特以操持輔弼其所學學者學其所至善操者操其所不齊持者持其所眞誠爾師徒必達操持之所以然良能矣斯言也。其進之以知本乎。大誥鄉民有曾充糧里甲者則以糧里甲稱否則以字稱若遇耆民長其父稱伯下其父稱叔長於已稱兄下於已稱弟歲如父者亦稱伯本朝曾官者則以官稱兄弟皆官稱子孫舍人稱雖一人終老而無庶世世稱官稱舍人無官者母得擅稱乃今無官稱官者漫狥相敬之情何無赧也大明會典內外官致仕居鄉惟於宗族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人禮於其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同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行冠禮者百一。而童生常丱角而抱子。廢親迎者十九。而宗黃多不命而濫婚。溺其制矣。士民禮考祝語降從宸翰其文曰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孝孫某同闔門眷屬告于高曾祖考妣之靈曰昔者祖宗

悼有德者若之

讀宸翰灑然泣矣本

朝之訓俗乃爾千百世可也

相繼鞠育子孫懷抱提攜劬勞萬狀每逢四時交代隨其寒暖增減衣服樽節飲食或憂近於水火或恐傷於蚊蟲或懼罹於疾病百計調護惟恐不安此心懸懸未嘗暫息使子孫成立至有今日者皆祖宗劬勞之恩也雖欲報之莫知所以爲報茲者節屆春夏秋冬天氣將温涼熱寒追感昔時不勝永慕謹備酒殽羹飯率闔門眷屬以獻尚享噫　聖人以孝治天下一何周也若羣臣四品以上祀中霤門竈三神五品以下祀門竈二神竈以四月朔門以七月朔中霤以六月土旺戊日今俗十二月二十四日送竈元旦迎之其言

余嘗拜入百義士井下蓋特過修海云

不馴雅奈何苟同乎　皇祖洞萬物之情悉見神之奧既以其精誠昭格上下又制爲禮法使多方多士繼其心於不窮三十年間遐邇臣民率由彝教用能遜於五品諧于百神醞釀至建文之秋忠臣義士愈出愈奇而方孝孺同其家八百七十三人視死如歸天相厥嬰藉典史魏澤以存祀何方氏多君子哉宗儀之訓豫也其尊祖篇曰人之異于物者以其知本也知有其身而不知身之所自出是謂禽獸之民知奉其身而不恤吾身之所同出是謂褒痺之民是二者雖色貌爲人而其物化也久矣吾懼夫族之人爲

每讀權文公敎諸公集爲之正襟

瘞埋禽犢之歸而不自知也爲尊祖之法立祠祀始遷祖。月吉必謁拜。歲以立春。祀族人各以祖祔食。而各以物來祭。祭畢相率以齒會拜而宴。齒之最尊而有德者向南坐。而訓族人睦族篇曰。井田廢而天下無善俗。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夫散處於廬爲十爲百。而各顧其私者。是人情也。縱其溺於情而不示之以知本。則將至於紛爭而不可制。今使月一會于祠。而告之以譜之意。俾知十百之本出於一人之身。人身之疾在乎一肢也。而心爲之煩。貌爲之悴。口爲之呻。手爲之撫。思夫一身之化爲十百也。何忍自相戕刺而不顧乎。何忍見其顛連危苦而不救乎。何爲不合乎一而相視爲塗之人乎。故爲睦族之法祠祭之外。復置田多者數百畝。寡者百餘畝。儲其入俾族之長與族之廉者掌之。歲量視族人之所乏而補助之。其鬻則以爲棺槨衣衾以瘞。不能葬者。產子者。娶婦者。喪者。疾病者。皆以私財相贈遺。立典禮一人。以有文者爲之。俾相族人吉凶之禮。立典事一人。以敦睦而才者爲之。以相族人之凡役。世擇子姓一人爲醫以治舉族之疾。其藥物於補助之贏取之。有餘財者時增益之。族之富而賢者立學以爲教。其師取其行

而文其教以孝弟忠信敦睦爲要自族長而下主財
而私典事而惰相禮而野不能睦族歿則告於祖而
貶其主不祠當而不以教不祠師之有道別祠之不
能師者則否嘉靖初桂夢上言小學之教本古庠序
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非獨教之將有以養之
也非獨養其德性亦將養其身體固其壽命而堅強
其血脉也今之教者嚴課程急記誦以傷其氣強所
不能苦其思索以損其氣教與養胥病矣臣治縣建
爲學舍左右相向中設四堂前後爲門左右爲塾以
篤實長者二人平旦坐左右塾序行道出入每食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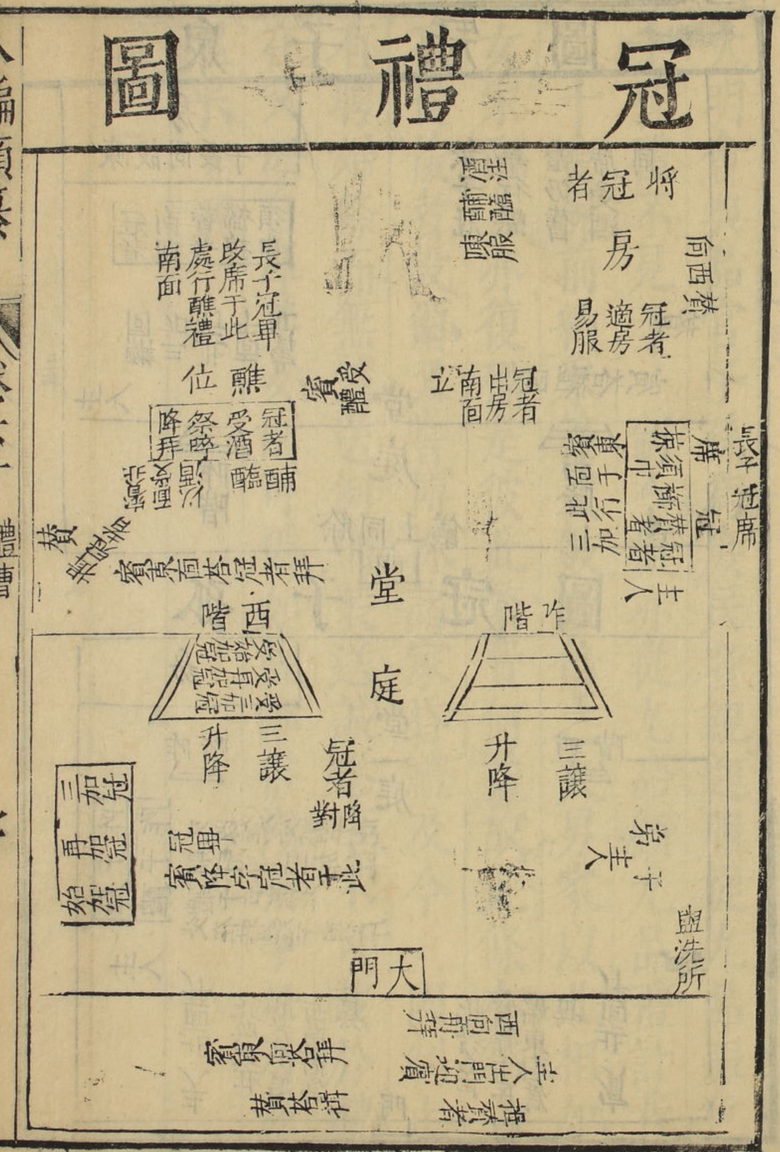
至日夕亦如之次爲習禮堂中繪陳祥道楊復禮圖
曰接子禮曰童子禮曰士相見禮曰婚禮曰子事父
母禮曰婦事舅姑禮曰祀先禮曰射禮立一師掌之
諸童子進學即率見先王習升降拜揖坐立之節隨
授一圖指示擘畫令其通曉間令展習以辯雜服又
次爲句讀堂內榜管氏弟子職亦列數圖示之日講
一圖次以孝經小學教之句讀令其粗熟仍爲講說
仗義約之入身又次爲書筭堂榜六書法每日止教
一兩字即以四方上下自一至十若干支等名數授
之又次爲聽樂堂內置鼓鼙笙磬投壺詩章弓矢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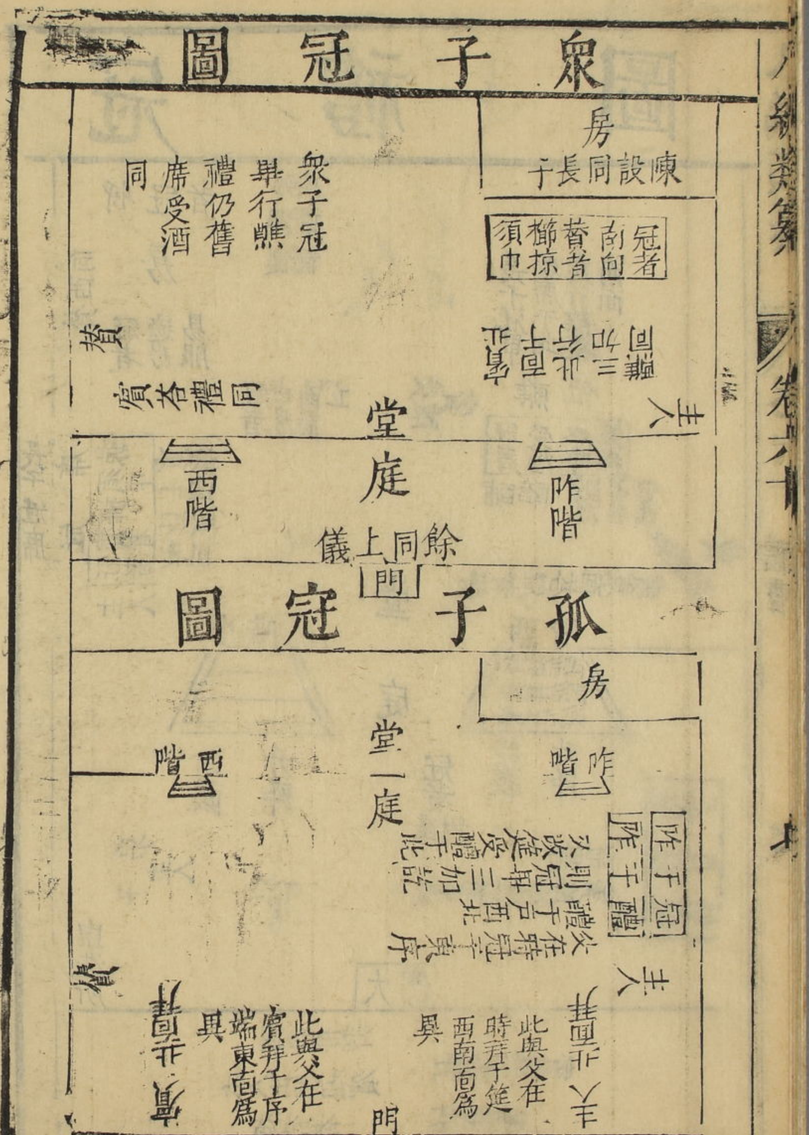
樂之器或教以鼓節或教以歌詩或擊磬薛鼓之半以習投壺或擊磬薛鼓之全以習射儀四堂遍而目亦且晌矣自聽樂堂復之書筭以次至句讀至習禮皆畧復舊業復於門左右塾以次序出如此則家無弟子之憂而子弟得養其德性養其血脉養其耳目心思而非僻之干無自而入噫聖功之本其在此乎或問士人不宜用幞頭帽子以何者爲三加孟希孔曰　國朝　親王冠禮以綢巾爲始加士民所當法也則再加冠笄或幅巾三加時制頭巾可也服用時服又儀節云士再加用宋儒周程等燕居巾使之志

希賢儒亦可三加則用儒巾襴衫或圓領袍並絲縧

納靴　冠禮

冠禮圖


將冠者房
冠者適房易服
向西賛
厠簷
厠簷
冠者出房南面立
賓醮
賓醴
長子冠畢改席于此處行醮禮南面
醮位
冠者醮
受酒酹
祭畢興降拜賓
賓答拜
賓答拜
冠者拜
西階
西階
西序
東序
東階
東階
三加冠
再加冠
始加冠
三加冠畢賓降冠者于此
三醮
三醮
升
降
降
升
大門
賓退
賓退
賓退



大明會典品官子孫爲庶民者親迎服從九品服色
十昏禮不見于　制今擬亦從九品禮計費
六十金視前納采等式數且倍之夫男家以此相加
女家酬荅亦復稱是彼此繁費何益故此條亦爲必
不從儉者設爾又嘗博採諸家昏禮及今　國制止
有聘婦條而無裝送例則裝送誠俗事不可載於禮
在父母自厚其女則可爾如執鄙俗以相爭母乃滋
醜乎

婚禮

品官昏禮式

	一品	二品	三品	四品	五品	六品	七品	八品	九品
贊禮	紅紵絲	一對	同	同	綾羅隨用	同	同	同	
定禮	紵絲	八匹	同	四匹	不用				
	絹	八匹	同	四匹	同	二匹	同	同	同
	紅羅	一對	同	同	不用				
	紗	一對	同	同	同	不用			
	羝羊	三牽	同	山羊二牽	同	一牽	同	同	同
	豬	三隻	同	一隻	不用				
	鵝	十隻	同	八隻	同	四隻	同	同	一隻同
	酒	十瓶	同	八瓶	同	四瓶	同	二瓶	同
	茶末	八袋	同	四袋	同	二袋	同	同	同

	果	四盤	同	二盤	同	一盤	同	同	同
	麵	一袋	同	十袋	同	六袋	四袋	同	同
	餅	二百箇	同	六十	同	四十	同	同	同
開合紵絲		一對	同	表裏	同	隨用	同	同	同
媒人紵絲		隨用							
納徵									
玄纁表帛紵絲									
禮服一副									
山松特髻		一頂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霞帔褙子		一套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不用同
常服一副									
珠翠漆紗冠		一頂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小珠慶雲冠 同

| | | |

請期　五品以下不行此禮

紅紵絲　一對同　同　同

羊　三牽同　一牽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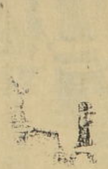
酒　十瓶同　八瓶同

親迎

紅紵絲　一對同　同　同　隨用同　同　同

本宗五

嫡孫父卒爲祖父母若曾高祖父母承重者斬衰三年祖在爲祖母止服杖期



齊衰三月	齊衰五月	齊衰	斬衰	長子衆	嫡期年	緦麻	緦麻
高祖父	曾祖父	祖父	三年	子期年	衆大功		
		父	已	子	孫	曾孫	玄孫

謂曾祖兄弟　謂祖親弟　謂父親弟　不杖期　兄弟之子　兄弟之孫　兄弟曾孫

族曾祖父母　族伯叔祖父母　伯叔父母　兄弟　姪期年　姪孫小功　曾姪孫緦麻

及妻緦麻　及妻小功　及妻期年　妻小功　婦大功　婦緦麻　婦無服

即父同曾祖兄弟　即父伯叔同祖兄弟　同祖兄弟之子　同祖兄弟之孫緦麻

族伯叔祖父母　堂伯叔父母　堂兄弟　堂姪小功　堂姪孫緦麻

緦麻　小功　妻緦麻　婦緦麻　婦無服

即父同曾祖兄弟　同曾祖兄弟之子　同曾祖兄弟之孫

族伯叔父母　再從兄弟　再從姪

緦麻　小功　緦麻

婦無服　婦無服　婦無服

同高祖兄弟

三從兄弟

緦麻

婦無服

男爲人後者爲本生親屬服皆降等惟本生父母降服不杖期父母報服同

服之圖

高祖母 曾祖母 祖母 母
同 同 同 同
緦麻 小功 不杖期 不杖期
曾祖姑 祖姑 姊妹 姪女 姪孫女 曾孫女
嫁無 嫁緦麻 嫁大功 嫁大功 嫁緦麻 嫁無
緦麻 小功 從祖姑 從姪 從姪孫女
嫁無 嫁緦麻 嫁小功 嫁緦麻 嫁無
緦麻 小功 緦麻
再從姑 再從姊妹 再從姪女
嫁無 嫁緦麻 嫁無
緦麻
三從姊妹
嫁無

妻 婦 婦 婦
杖期 長期年 緦小功 緦麻
父母在不杖 父母在大功 父母緦麻 無服
無服

姑姊妹女孫女在室服並與男子同嫁被出歸亦同嫁出無夫與子者爲其兄弟姊妹及姪不杖期

凡同五世祖族屬在緦麻絕服之外皆爲祖免親遇喪葬則服素服尺布纏頭

妻爲夫族服圖

夫爲祖父母及曾高祖父母承重者並從夫服

夫爲入後其妻爲本生父母服大功

夫高祖父 緦麻
夫高祖母 緦麻
夫曾祖父 緦麻
夫曾祖母 緦麻
夫祖父 大功
夫祖母 大功
夫父 斬衰 三年
夫母 斬衰 三年
夫子 斬衰 長期 衆長期 婦大功
夫孫 期年 婦緦麻
夫曾孫 小功 婦緦麻
夫玄孫 緦麻

夫族曾祖父 無服
夫族曾祖母 無服
夫伯叔祖父 緦麻
夫伯叔祖母 緦麻
夫伯叔父 小功
夫伯叔母 小功
夫兄弟及妻 小功
夫姪 期年 婦大功
夫姪孫 小功 婦緦麻
夫姪曾孫 緦麻

夫族伯叔祖父 無服
夫族伯叔父母 無服
夫堂伯叔祖父母 緦麻
夫堂伯叔父母 緦麻
夫堂兄弟及妻 緦麻
夫堂姪 緦麻 婦緦麻
夫堂姪孫 緦麻 婦緦麻
夫堂姪曾孫 緦麻

夫再從親兄弟 緦麻
夫再從姪 緦麻

夫族姑 無服
夫再從姊妹 無服
夫姊妹 小功 嫁大功
夫姪女 小功 嫁大功
夫姪孫女 小功 嫁緦麻
夫曾姪女 緦麻

夫堂姊妹 緦麻 嫁緦麻
夫堂姪女 緦麻 嫁緦麻
夫堂姪孫女 緦麻 嫁緦麻

夫再從姊妹 緦麻 嫁無
夫再從姪女 緦麻 嫁無

三父八母服圖

謂自幼過房與人

養母　斬衰三年　嫁母作齊衰不杖期此謂也

謂父正室　謂親母因父死再嫁他人　謂父有子之妾

嫡母　斬衰三年　嫁母　再嫁他人　庶母　所生子　斬衰一年

與不同居繼父之正妻同服　嫡子衆子齊衰杖期

繼母　斬衰三年　出母　齊衰杖期　乳母　緦麻

謂親母被父出　謂父妾乳哺者

即姊母

謂所生母亦父令別妾撫育者

慈母　斬衰三年

謂父後妻

兩無大功以上親服不杖期　謂變無子已身亦無伯叔弟之類

同居繼父　兩有大功以上親服齊衰三月　謂繼父有子孫已亦有伯叔兄弟之類

不同居繼父　自來不曾隨母與繼父同居無服　謂父或繼母再嫁他人隨去者

從繼母嫁　齊衰杖期

出嫁女爲本宗降服圖

即太公太婆　即太公太婆　即公婆

高祖父母　曾祖父母　祖父母

齊衰三月　齊衰五月　期年

即伯公叔公　即姑婆　總麻

祖兄弟　即姑　姊妹　大功　即姪女　大功

總麻　父姊妹　總麻　堂姊妹　小功　堂姪女　總麻

即姑婆　總麻　即姑　姊妹　大功　即姪女　大功

祖姊妹　即姑　姊妹　大功　即姪女　大功

出嫁無服　父姊妹　總麻　堂姊妹　小功　堂姪女　總麻

出嫁無服　出嫁總麻　出嫁無服

即父伯叔姊妹　即同祖伯叔姊妹　即同祖伯叔

父堂姊妹　總麻　堂姊妹　小功　堂姪女　總麻

出嫁無服　出嫁總麻

即父伯叔第　即同祖　即同祖伯叔

父堂兄弟　小功　堂兄弟　總麻　堂姪　總麻

伯叔兄弟　兄弟之子　即姪　兄弟女　大功

即伯伯姆姆　大功　兄弟　大功　兄弟子　大功

叔叔嬸嬸

父母　期年

己身

母黨妻黨服圖



從母之夫舅之妻皆無服

即外公外婆

外祖父母 小功 婦人爲夫外祖父母 緦麻

婦人爲夫之舅 母之兄弟 小功 舅 緦麻

妻父母 緦麻 妻亦別娶亲同 妻母改嫁猶服

即姨 嫂無服

從母 母之姊妹 小功 婦人爲夫從母 緦麻

姑 父之姊妹曰姑 姑之子曰外兄弟通曰表兄弟

姑舅之子 緦麻 母之兄弟曰舅 舅之子曰內兄弟

姊妹之子 緦麻

甥 小功 婦同

己身

壻 緦麻

女之子亦曰甥

外孫 緦麻 婦同

即姨之夫 妻之姊妹曰姨 姨之子曰內兄弟

從母之子 緦麻

甥女 小功 姊妹之女

鄉校禮揖外孫無服

朱子曰母族三父母兄弟恩止于舅雖不主故也

妾爲家長服圖

家長父母 期 年

家長 斬 衰

正妻 期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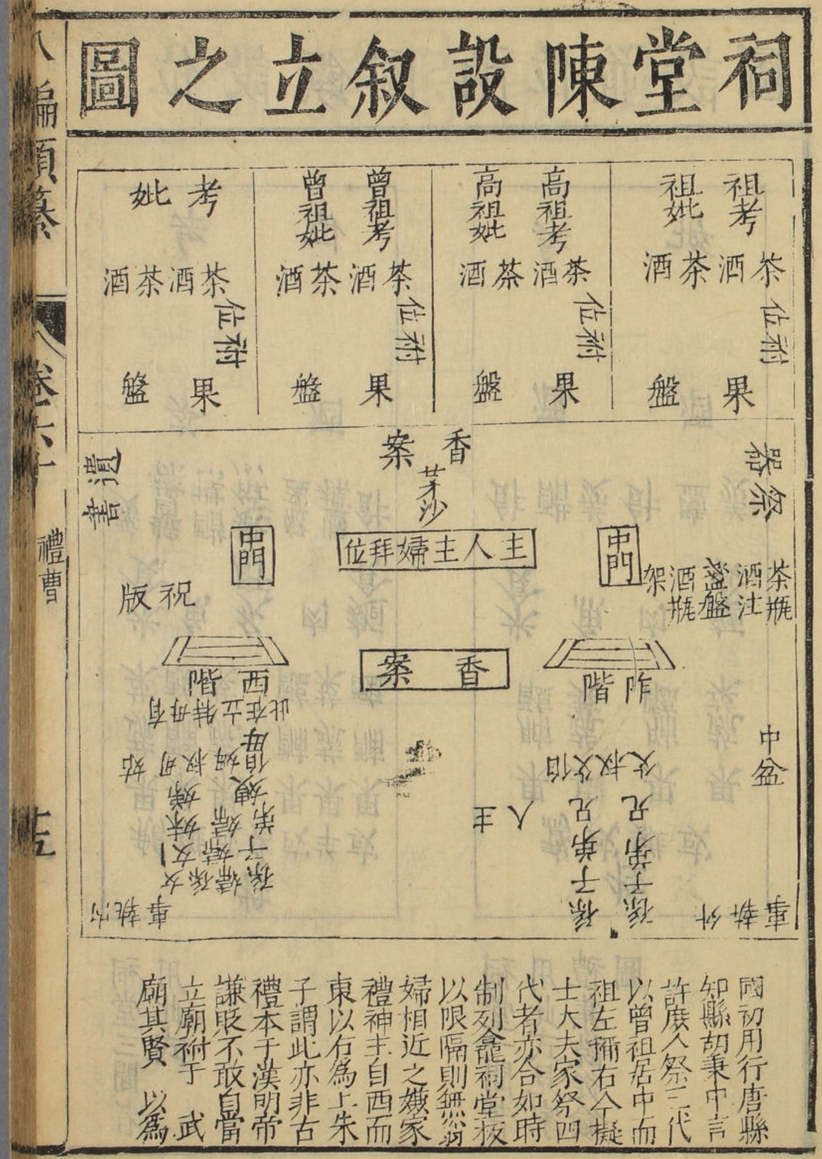
家長衆子 期 年

家長長子 期 年

爲其子 期 年

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田具祭器主人晨謁于大門之內出入必告正旦冬至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堂遷神主易世則改題神主而遞遷之祭禮

祠堂陳設敘立之圖



家禮儀節 卷二 禮曹 十五

每位設饌圖　兩位並設圖

考位　祭酒

羹　膾炙　醋醬　胖臛　煎熬　脯醢　糗餌　粉酏　清漿　酒醴

稍腰　雞羹　豚胾　魚胾　羊胾　牛胾　胾用　胾用　胾用　胾用

菜蔬　果蓏　菜蔬　果蓏　菜蔬　果蓏　菜蔬　果蓏　菜蔬　果蓏

考妣　酒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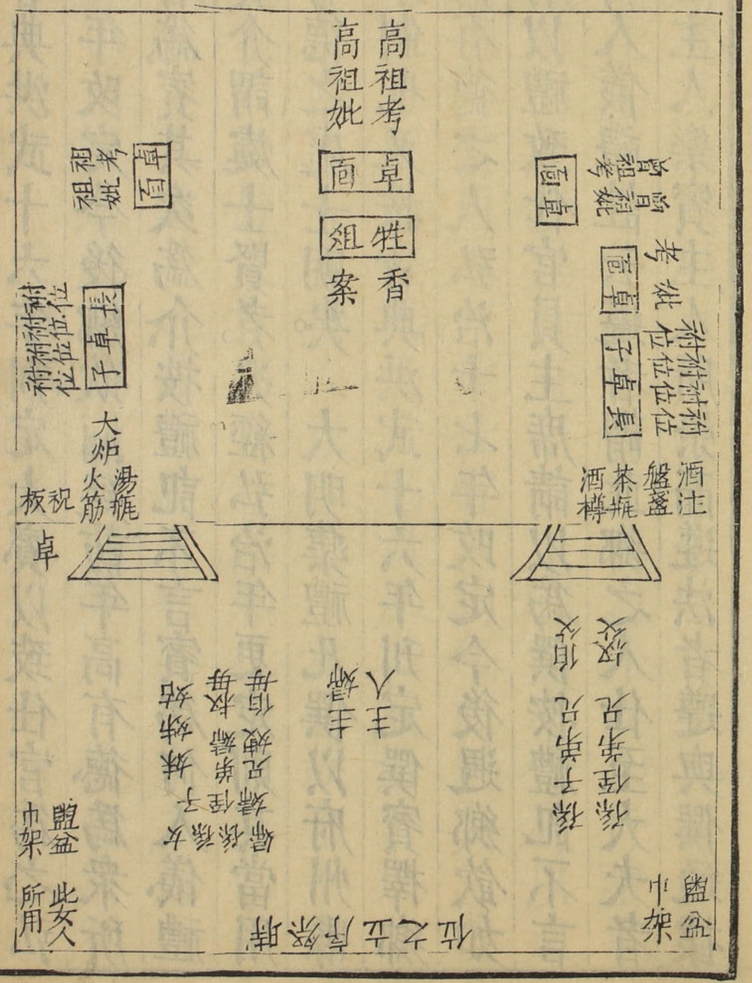
牲　雞羹　豚胾　魚胾　羊胾　牛胾

黍　果蓏　菜蔬　果蓏　菜蔬　果蓏

祠堂三間者用此式

祠堂一間者用此式見家禮集說從儉圖

正寢時祭圖



大明會典洪武十六年刊定大賓以致仕官爲之弘治十七年改定今後鄉飲酒延訪年高有德爲衆所推服者爲賓其次爲介按禮記不言賓爲何人儀禮註云賓介謂處士賢者。況經弘治年更定則其當用年高有德之處士明矣。　大明集禮凡僎以府州縣佐蓋宋制也又按會典洪武十六年刊定僎賓擇鄉里年高有德之人弘治十七年改定今後遇鄉飲如本縣有以禮致仕官員主席請以爲僎按禮記不言僎爲何人儀禮註云遵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來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榮而遵法者遵與僎通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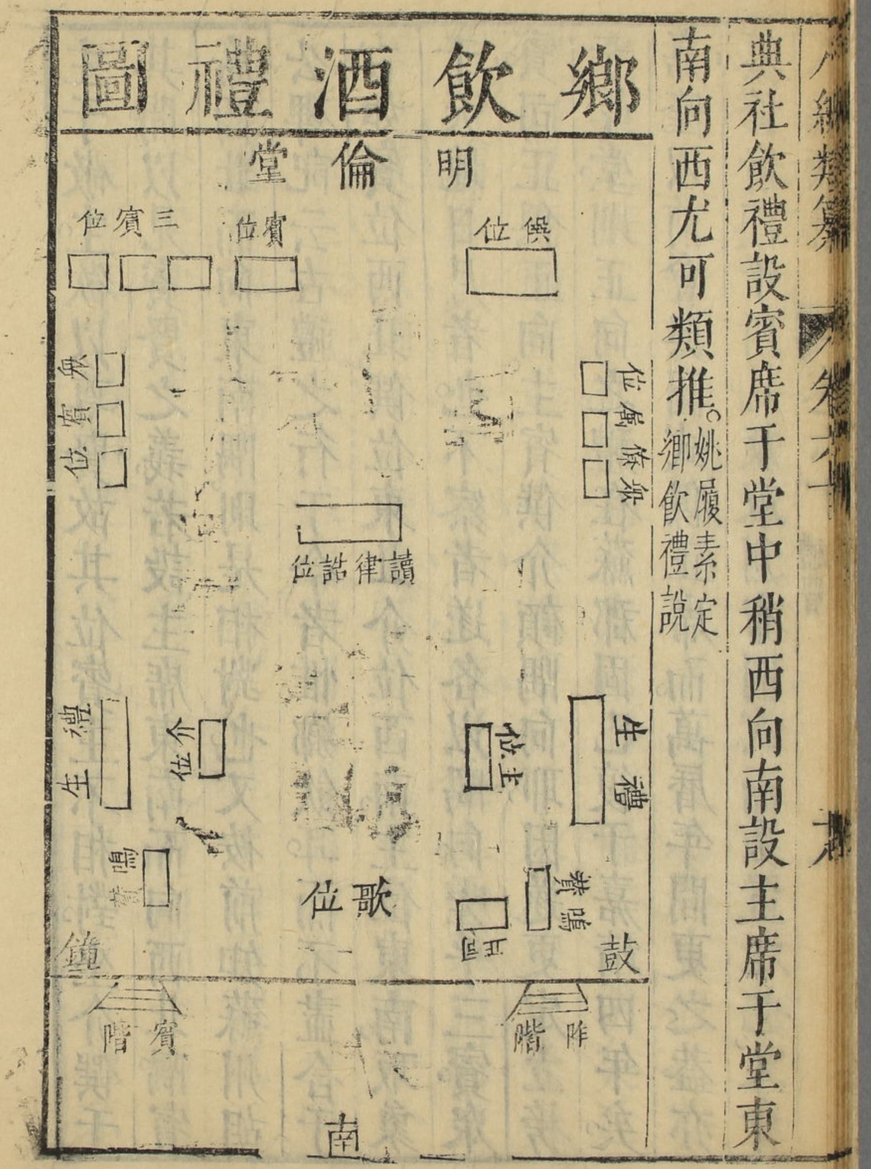
今稱爲賓其非僚屬可知況集禮既有明文而會典須行儀注主人率僚屬迎賓庠門之外以入行禮畢又率僚屬出迎僎豈有府州縣正官而率僚屬以迎佐貳者乎。其當用本方致仕官不拘年齒明矣。　按會典主位于東南禮記云天地温厚之氣始于東北而勝于東南主人者接人以仁德厚者也故坐于東南。又云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其爲東方西向而偏於南明矣近禮俱向西北隅非是。　按會典賓位于西北禮記云天地寒凝之氣始于西南而勝于

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于西北又云賓必向南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其爲北方南向而偏于西明矣近禮向東南隅非是　會典賓位于東北禮記云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輔賓坐主于東南而坐僎于東北以輔主人夫介輔賓者也賓南向而介東向僎輔主人者也主人西向則僎南向而偏于東明矣近禮向西南隅非是　會典介位于西南禮記云介必東向介賓主也則其爲西方東向而偏于南明矣近禮向東北隅非是　禮記註坐有四方者禮不

主于敬主欲以尊賢故其位賓主不相對坐介僎于其間以見賓賢之義若設主席東南而向西北隅賓席西北而向東南隅則是相對也又按前知蘇州胡公碑記云古禮之行于今者惟鄉飲耳而不盡合于古如賓位西北僎位東北介位西南主位東南取象于天地日月者也不察者遂各以隅向嗟乎三賓衆賓司正俱正向主賓僎介顧隅向耶因遂更定立榜于學堂則正向之禮在蘇郡固已復于嘉靖四年矣嘉隆以前會典圖式俱正席而萬曆年間更之益亦纂修者誤于所見反取刋布圖式而易置之也又會

典社飲禮設賓席于堂中稍西向南設主席于堂東南向西尤可類推。姚履素定鄉飲禮說

鄉飲酒禮圖



沈宗伯龍江子曰郡東南一里許有文雅臺吾子習禮之處而記稱矍相之圃也歷數千載故址宛然厥維勝域吾輩適會林下結社于茲期挽世風稍還古昔遂以文雅標社而具述所約之事曰書劄古人以竹簡通名將命者出仍以還之蓋終身所用惟此一簡不易爵里不削牘也今人每次一帖已屬多事而又有折簡有全簡有紅簡有封套施者過費受者無益豈不可省吾鄉當嘉靖間里中士大夫相拜者尚不過口傳後雖有名紙亦主人不面始留之。乃其帖長不過五寸。寬不過二寸。中所書止一名一拜

字。間有自書名于門者。其質朴如此。今簡不彀六幅。紙不用奏本者遂以爲簡。何爲哉。茲擬拜客用表紙單帖。卑幼加頓首二字餘省　禮帖以全爲敬。以紅爲吉。出于何典。夫　君上至尊。臣下表章未嘗用紅紙。紅簽以爲敬。乃鄉俗往來率用全紅。無乃倭乎。茲擬婚姻大禮及慶賀高年者用尋常紅簡。不用大紅毛邊。其餘請帖及通問書札止用兩幅白簡。裏外俱不用紅簽。　書詞雖不費錢。獨不費精力乎。且文勝則眞意衰矣。每見前輩請帖止云明日一茶。眞意自在。茲擬請帖寫某日請教或賁愛或叙濶並啓知六七字。吾鄉嘉靖年間。具啓請客者。每卓止設殽四大盤。四人圍坐。飯一餐。酒不過數行。辰刻至食畢。即散簡朴若此。今俗乃治辦累日。方敢發簡。而客來赴席者。亦常至日暮。或徹夜乃散。中豈無亂俎豆失歡好爲賓筵羞者乎。　宴後不用謝帖。相會時再揖而已。　鼓吹絲竹。慶筵可用。餘席不用。爲雅。若娼優入人宅舍。可忌不止一端。而小唱尤敗壞風俗。引誘子弟俱不宜用　曰稱呼宜止用本色。如古人上宰相書則止稱相公。閣下上翰林書稱內翰。執事。蓋不欲媚其所無也。然猶云異代事。今吾鄉徐正人先生家尚

存有天順年間翰林曾公棨贈言一軸其標題則直稱鴻臚卿徐君永達之任湖廣廉憲序其中云永達勉乎哉者復不一永達者徐公名也予考其時二公非有師弟子分特朴直若此而吾家亦存許都諫復禮與先大父建寧公手書亦止稱舊德沈太守尊師執事蓋許公先大父受業門生也此正德末年事夫稱名雖未必合中道若今俗一槩稱台杜稱殿撰則媚人所無矣茲擬有官者稱官如太守如相公內翰例其鄉俗往來止徑寫字號及其姓某親行幾伯叔兄弟或某老先生俱不過六七字俱不必有別稱

字以尊名故古惟稱字以致敬也子思孔子之孫也不常稱仲尼乎吾鄉當嘉靖年間尚止稱字無稱別號者今僕隸下賤已莫不有號矣士大夫不敢稱全號而加稱翁老或少年而輒已稱翁稱老者夫父母在恒言不稱老少者稱老老者何稱亦嫌于不祥矣

禮父黨無客鄉俗伯叔父待猶子兄待弟俱以客禮以屬過後今考　諸王朝見儀凡伯叔見　天子行君臣禮畢即向　便殿行家人禮伯叔西向坐受　天子四拜　朝家且如此何士庶反不然今擬四拜之禮父毋坐受親伯叔父南面揖受族伯叔父親兄

東西向弟姪再拜不答堂弟再拜跪而扶之族兄弟交拜不受不答親堂弟坐不論賓主兄東弟西族弟來兄西弟東凡兄適弟皆上坐弟前坐凡兄送弟伯叔父送猶子俱不出大門不候騎乘親親之義也世俗伯叔父子兄弟揖讓送迎皆如賓客殊爲疎薄相外之風宜改之　古人於父執至嚴有坐受八拜者鄉俗當嘉靖年間新進朋友尚不敢與前輩齊肩相見則稱曰齊長或與服勞役之事不以爲諱此予所親見者今俗其有是否耶凡在本族尊輩前雖仕宦不得据上坐遇父執及相知高年者必以客執緩必

下其餘亦各以情義輕重自執恭謹禮云敬老爲其近于父也敬長爲其近于兄也吾敬吾父兄成吾孝弟亦何諂之有前輩潘司空先生處盜入室掠無所得傳先生方致仕居田間夜忽有群盜入室掠無所得皆無伏階下叩頭請罪曰吾儕小人不知大君子若此而誤驚犯罪誠當死倘蒙恩鳥獸散不就縛乎先生曰不然即不能有所贈何至使公等枵腹乃呼其夫人出自床下督婢子治酒飯使各霑醉飽叩頭而去遲明則捕掾及門請罪願刻期捕獲之先生曰無是也竟寂無一言觀先生處暴客若此知橫逆之來

能笑而受之有餘矣　婚姻莫隆於六禮世俗又有
送鞋面一禮夫三月未廟見尚不可以縫裳在室而
送鞋面又替厨而送滿家鞋皆非禮也　古者以八
十爲下壽近世常慶七十然十歲一舉猶不爲侈今
人不拘老少每歲生日大張宴樂此無名之費也
吾鄉當嘉靖年間士大夫尚止戴圓帽無戴方巾者
今俗有金線巾有唐晉等巾有珠玉飾巾前輩禮服
止白布直身見有服羅段者則以爲刺眼今俗貴時
興花樣日盛月新甚至以綾綺爲襪首帕爲裙與爲
裏爲褻衣用者矣當年履絇無他飾後僅加一雲與
雙雲以爲畫飾今俗則又有套雲有四鑲履有刻絲
織錦爲繫襪帶可遂值一衣費者矣　暖耳當嘉靖
年間尚惟許大臣得用蓋亦優高年一義也隆慶間
穆宗傳百官戴暖耳乃都下人士尚無敢僭用者其
後始一槩皆用之顧其製亦僅可覆耳而已猶未若
今俗之後也吾鄉當嘉靖末年尚不知貂爲何物先
是數年曾見一貴家公子戴狐帽而行市中者則人
皆相聚駭觀以爲華侈今俗乃賤而不用而必用貂
且形製極高大極費夫北地隆寒即用暖耳無所不
可又何必貂而後可哉　鄉俗之冠禮非古也何以

故夫加冠之謂冠。今童子則先已加冠矣。及後行禮。乃戴網爲冠。是加網非加冠也。是四加非三加也。是冠而又冠也。網起自　國朝。如戴網而可以爲冠。則前代無網時。乃不行冠禮乎。故曰非古也。茲擬童子蓄髮者。止以囊韜髮綰之以笄。不戴帽。有欲戴帽。可即行冠禮。迨後束網則不更三加。斯庶幾近古矣。

妹喜戴男子之冠。以亾國。何晏服女子之裙以亾身。所謂陰陽反常。不祥之甚者。此明証也。鄉俗獨柰何效之　未冠勿遽稱別號。未娶勿遽衣文錦。老少異糧。童子不衣裘帛。夫不衣裘帛者。非止謂年幼不宜。亦使知老少之分。知惜福。知養正于蒙也　昔魯敬姜年老矣。且上卿之家。而季康子其侄孫也。相見與言。皆不踰閾。君子曰知禮。今俗男女遠別。止翁婦與夫兄弟妻爲然。餘無別矣　灌獻自兩事。今人乃混而爲一。灌者方祭之初。鬱鬯灌地求神于陰。如燔膋炳蕭達臭。墻屋求神於陽也。逮三獻則神已來格。嘉栗是薦。已祈右享矣。而亦以灌地。不野於禮乎。　鄉俗元旦。家家以薄圓一桌。上覆以席。而中設天地神牌。祭以牲果。祭畢。始各祭祖先。其意雖善。却僭分且甚褻矣。蓋天子祭天地。士庶人何預焉。古南郊掃地

行事器用陶匏一犢謂無物可以鼎德也烏可以常享薦若謂祭天地衆神如所謂萬靈眞宰者則益泛而不切矣今擬是日五鼓止設香案於天井北向行四拜禮此外更不陳一物疑稍於人情爲近而禮亦無妨文雅社約

八編類纂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

事典文章可勒不朽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一

經濟編

禮曹類

郊

臣謹尋方册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犧五代本配五郊所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縱孝德追奉太宗已遵嚴配當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著令乃以太宗文皇帝降配五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

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按孝經云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皆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尋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爲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唯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玄注。乃以祖宗合爲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稱配祀。良爲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敘矣。又按六韜曰武王代紂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令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殺則配之降尊敵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傳言

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惟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足援據。又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代祖專配感帝此即聖朝故事已有遞遷之典。取法崇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締構有周建絕代之丕業啓祖汾晉創歷聖之洪緒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代祖元皇帝潛鱗韞慶屈道事周導濬發之靈源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啟舊物體元居正爲國始祖抑有舊章咎有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祀高祖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濟極率土之塗炭而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業永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唐長孫無忌太宗皇帝配天議]

冬至圓丘。祭中最大。皇后內主。禮甚尊崇。若合郊天助祭。則當具著禮典。今遍檢禮經無此儀制。蓋由祭

天南郊不以地配惟將始祖爲主不以祖妣配天故惟皇帝親行其禮皇后不與焉頒也內司服掌王后六服無祭天之服而巾車職掌王后之五輅亦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以此諸文參之故知后不合助祭天也唯漢書郊祀志則有天地合祭王后預享之事此則西漢末代强臣擅朝悖亂彝倫黷神諂祭不經之典事涉誣神〔褚元量皇后不合祭南郊議〕宋自太祖以來未嘗親享明堂惟命有司攝事是歲帝謂輔臣曰今年欲以季秋行大享明堂之禮夫明堂者布政之宮朝諸侯之位天子之路寢乃今大慶殿也其以大慶殿爲明堂仍詔有司詳定儀注於是新作禮神王製樂八曲九月朝享景靈宮又享太廟乃大享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儀如圜丘大赦百官皆進秩

〔義起〕

漢元始中奸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牲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闊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乖之本朝未遑釐正

封禪

梁高祖祀南郊大赦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上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許懋建議以爲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太山考績柴燔禪乎梁父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舜五載一巡狩春夏秋冬周徧四嶽若爲封禪何其數也秦始皇嘗封太山孫皓嘗遣兼司空董朝至陽羨封禪國山皆非盛德之事不足爲法然則封禪之禮皆道聽所說失其本文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也后者祀天祭地禮有常數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高祖嘉納之

魏徵獨以爲不可太宗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爲不可封禪對曰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今自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火尚希荏苒極目此乃引戎狄入腹裏示

之以虛弱也。況賞賚不厭。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夫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己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訣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朱能所爲或類於此。（孫甄論天書）

封禪所必至矣

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有曰。陛下纔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五年十征重譴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饗之乎。又曰。今之姦臣以先帝嘗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而乃卑辭厚幣求和於契丹。歸國縻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爲空言。以誣下罔上爲已恥。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姦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嘆痛惜也。時羣臣爭奏祥瑞。奭復上言方今野雕山鹿。并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

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陛下何爲而不思也

宗廟

大凡繼體之君皆欲祖宗其父至于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況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大典獨私於周公乎（高郢魯議）

魯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悖）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有有司曰

（限於禮乃妄之乃真之）

（宗伯出無忌之言何之）

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尚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爲踰也曾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侍者曰若有殃焉在抑刑戮也其天札也曰未可知也若血

氣强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爲無殃既其葬也

焚烟徹于上

楚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

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諸侯

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

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

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

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

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

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

吳雅弘碩可作禮經

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

經入晷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酥聲以聽之以告徧

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扱取以獻

具爲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

曰匆參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

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

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震生乃

不殖是用不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

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

舍時天子徧祀羣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

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于龍豵土氣合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頻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盛潔其粢除。愼其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姟其讒慝。合其嘉好結其親睦。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春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繰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于神明。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玉帛爲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爲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

讀此數詔並漢家典刑

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嗜欲不受獻罪人不孥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漢景帝立孝文廟樂舞詔）

朕以恥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名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款塞來享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宣帝一議孝武廟樂詔）

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

將可不選哉

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爲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爲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擾動然羣臣黎庶靡不一意北面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后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爲孝昭皇帝後子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

正禮義　元帝議廟禮詔

葢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爲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葢建威銷萌一

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祖宗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罷郡國廟詔

春秋之義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僕之家王不祭于下士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　章玄成　罷郡國廟議

漢興昌頻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

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掠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陲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下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以發德音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

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劉歆廟議毀）哀帝時冷褒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蕃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共厥職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爲宜如褒言師丹議獨以聖王制禮取法于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

古今惟此一疏最簡明透切

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爲號者毋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

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六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于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奉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之厚共皇也

謹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此載籍之明文古今之通稱皇唐稽考前範詳探列辟崇建宗霊式遵斯典但以開基之主受命之君王迹有淺深太祖有遠近湯武祚基稷卨太祖代遠出乎昭穆之上故七廟可存若夏繼唐虞功非由鯀漢除秦項力不因堯及魏晉經圖周隋撥亂皆勛隆近代祖業非遠受命始封之主不離昭穆之親故肇立宗枋罕聞別制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功百代而不遷親盡七葉而當毀或以太祖代淺廟數非備更于昭穆之上遠立合遷之君曲從七廟之文深乖迭毀之制皇家千齡啓旦四葉重光景皇帝濬德基唐代數猶近號雖稱于太祖親尚列于昭穆且臨六室之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廟當六未合有七（劉承慶議）

宋英宗詔議濮王典禮知諫院司馬光因奏事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

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用宜稱情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云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傍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於宗室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舊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謚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改之古今爲宜稱於是珪即命吏具以光手藁爲按議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

三年爲暮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
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
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
臺議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
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侍御史呂誨范
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爲王珪議是乞
從之章七上而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曰昭陵
之土未乾。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
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修首開邪義以枉道
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公

亮趙槩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
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令所欲定者正名
號耳至於立廟京師于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意
帝意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即下詔也既而皇太后手
詔中書宜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帝下詔
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即園立廟。以王子宗樸爲濮
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時論以爲太后之追
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於是呂誨等以所論
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敕告家居待罪帝命閤門以
告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

執政琦修等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
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遷誨知蔚州
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時趙鼎趙瞻傳堯俞
使契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卽上疏乞同貶乃
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注堯俞獨進除侍
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知
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
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卽位以來
納諫之風未彰而屢詘言者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
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既出濮議亦寢程顥曰

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僕王與
諸父等若尊稱爲皇伯父濮國大國則在濮王極尊
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失矣。

祭祀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
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
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愼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
典非政之宜也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
難以爲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無功而
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

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
冬煙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
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策
臣尋史漢舊制葅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於其中。
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其文唯說爲祀而不載儀
注。按漢儀天子所親之祠惟宗廟而已祭天於雲陽
祭地於汾陰在於別宮遥拜不詣壇所。其餘群祀之
所。必在幽靜。是以圓丘方澤列於郊野今若於承明
之庭。正殿之前。設群神之坐。行躬親之禮。準之舊典
有乖常式　晉哀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尚書洪祀之制於太極前殿親執虔肅異以免咎使太常

集博士草共
制江遁上疏

按新禮孔子爲先聖顔回爲先師又準貞觀二十一
年詔以孔子爲先聖更添左丘明等二十二人與顔
回俱配尼父於太學並爲先師今據永徽令改用周
公爲先聖遂黜孔子爲先師顔回丘明並爲從祀謹
按禮記云凡學春宮釋奠於其先師鄭玄注云官謂
詩書禮義之官也先師者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
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爲師者又禮記云始立
學釋奠於先聖鄭玄注云若周公孔子也據禮爲定
昭然自別聖則非周即孔師則偏善一經漢魏以來

亦非黜

鄭玄注先師恐非是

取舍各異顏回夫子。互作先師。周公宣公。迭爲先聖。求其節文遞爲得失。所以貞觀之末親降綸言依禮記之明文配康成之奧說正夫子爲先聖加衆儒爲先師義

楚昭王疾卜曰河爲祟其大夫請禱之王曰余雖不德。河非獲罪。言非其地故也。遂不祭。孔子美之曰楚子其知大道乎（朱鄭褒原祭說）

籍田

周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命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覜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人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旬土其俱動王其祓祳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

（務農之文不可不讀）

各卽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
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
之瞽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
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
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
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師音官以省風
土凜於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
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
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
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

求利於官則農無功

是宰相事

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
恪恭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於時財用不乏
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
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利于民矣則享祀時至而
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廣
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
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明堂月令

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義和之官以乘四時

趙克舉春李舜舉夏倪陽舉秋高禹舉冬漢法也

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耻、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漢魏相明堂月令疏）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嗣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于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廟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穎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宮、而四學者具焉、官司備焉、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太學在中央、天子所自學也、禮記傳保篇曰、帝入東學、上一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

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賢，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及問子相，日側居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獻，爾視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督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傳王居明堂之禮，參詳發明，為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分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聖先師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龠，皆習於東序，凡祭養老乞言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學皆在東序之堂也，（禁邑明堂月令論）

謹按禮有虞氏祫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祫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祫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祫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祫謂祭昊天

於圜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
祖宗伏尋嚴配之文於此最爲詳備虞夏則遐顓頊
而郊鯀殷人則舍契而取冥去取既差前後乖次則
禮之序莫尚於周稀礿郊禘不聞於二主明堂宗祀
始兼以兩配成王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爲父
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孝經曰嚴父莫大於
配天則周公其人也爺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不言嚴父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理
未齊於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
爲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
也必若一神兩祭便則五祭十祠薦獻頻繁禮虧于
數此神無二主之道禮宗一配之義竊尋貞觀永徽
共遵專配顯配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而行實謂
從周爲美高祖神堯皇帝請配圜丘方丘太宗文武
聖皇帝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天皇大帝德邁九皇功
開萬寓制禮作樂告禪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類竊
惟莫大之孝理當總配五天沈伯儀議

臣等謹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唯禮記
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
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于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吉

朔日也此即玉藻之聽朔矣今歲首元旦于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于庭北則聽朔之事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矣而鄭玄注云玉藻聽朔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聽朔必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鄭注之誤也故漢魏至今莫之適用按鄭所謂告其帝者即太昊等五人帝其神者即重黎等五行官雖並功施于人列在祀典庶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等謹檢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

此言天子告月朔

爲代無明堂故無其告朔之禮則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著祀五方上帝于明堂即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也此則無明堂而著其饗祭何爲告朔獨闕其文既無其禮不可習非望請停每歲一月告朔之祭其文以正國經竊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使奉而行之之義也閻仁諧明

堂告朔議

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明堂辟雍其制遂闕武帝封禪始建明堂於太山既不立於京師所以無告朔之事至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庶幾復古乃建明堂辟

雍爲禘祫祭於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子子弟九百餘人助祭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漢末喪亂尚得其禮爰至後漢祀典仍存明帝郊祀五帝於明堂以光武配祭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董卓西移記載烟滅告朔之禮於此而墜暨於晉末戎馬生郊禮樂衣冠掃地總盡告朔之禮於此而墜暨於元帝過江是稱狼狽禮樂制度南遷蓋寡奠典殘闕無復舊章軍國所資臨事議定既闕明堂寧論告朔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爲禮樂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據據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大業中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只抄撮禮論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爲歷代不傳所以其文遂闕各有由緒不足依據（王方慶議）禮官狀云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謹按穀梁傳曰閏月天子不以告朔是知他月天子告朔矣又按左氏傳以魯侯不告朔爲棄時政也則諸侯雖閏月亦告朔矣又按周禮太史職頒告朔于邦國之中禮記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皆有閏月告朔矣非是天子不告而諸侯亦告也（張齊賢議）

是仁宗太平實事

伏見明堂大禮已在散齋恭惟仁宗皇帝若稽古典斷以聖意自皇祐二年始制明堂之禮先詔有司乘輿服御務從簡儉無枉勞費御撰樂曲舞名服靴袍御崇政殿閱試雅樂如行禮之次又於禁中靴袍親書明堂及明堂之門二牓將近祀日霖雨不止仁宗禁中齋禱極於恭虔應禱開霽天日清潤風和氣協祀前之久即罷警嚴仁宗每詣神座行禮畢鞠躬却行須盡褥位方改步移嚮以示肅恭之至又令侍臣徧諭獻官及進幣徹俎豆悉安徐謹嚴無怠遽失恭質明禮畢比之他時行禮加數刻之緩御樓宣赦畢降詔中書門下止絕請託應內降恩澤及原減罪犯者不得施行仁宗欽崇禮祀布昭明德傳之萬世大略如此（宋范祖禹明堂議）

會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使至者勸而畔者慕懷之以典言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蔑矣又何加焉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有道之言

卒於怨讐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是之不果奉而暇
晉是皇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
乃還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爲城而汾
河涑澮以爲淵戎翟之民實環之注是土也苟違其
違誰能懼之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
勢釋其閑修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
夭昏是歲也獻公卒八年爲淮之會桓公在殯宋人
伐之

小人失心固其常也

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
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

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
產爭承曰爺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
也甲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
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
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
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
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倫之不
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

不量力是故此甚大

曾定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

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不知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于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吳徵會于衡初衡人殺吳行人且媿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衡徃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衡侯會吳于鄟公及衡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潘衡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

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東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陳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陳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圖矣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將會衛子行敬子

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徵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

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旜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鄙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

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康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卽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衞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

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不規何以規

盟

晉人復衛侯寗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

有居有行此謂降心

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

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衞地叔鮒求貨於衞淫芻蕘者衞人使屠伯饋叔向羨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携貳況衞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羨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

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　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

齊犪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

聘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

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詢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饗之殽烝原公相禮范子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致折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享則有殽烝今女非他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脩舊德以獎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貪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歃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邊修其籩簋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静其巾幂敬其祓除體薦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

古人不肯過

容合好胡有子然其效戎翟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飫以顯物宴以食好歲飫不倦時宴不宴月會旬修日完不忘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五聲昭德五義紀宜飲食可享鮮同可觀財用可嘉則順而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以爲晉法

專對

魯襄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卽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賜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毋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

所謂天誘其衷

鄭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善斷事子太叔善決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

有所短也

族姓變而立至又善爲詞令裨諶善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有事乃載裨諶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斷之使公孫揮爲之辭今成乃受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

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喪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

周敬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遂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

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澤次于
隰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
殷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
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
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
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
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
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
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
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贊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
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克
顇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
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
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顯王亦克能修其
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閒王位諸侯不圖
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顯王甚神聖無惡於
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
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
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
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

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勠力奬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晉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貳必失諸侯豈唯魯然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爲之貳子服惠伯曰椒既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爲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弃魯侯信抑闕矣昔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幣賦踣跋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於雒俞與邾鄫勝擊齊之左掎止

晏萊焉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今信蠻夷而弃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弃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爲勉矣若以蠻夷之故弃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子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

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勾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昏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勾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

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
得罪於下執事勾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
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爲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
獻之邑也君王不以輶筆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
勾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晐姓於王官一介嫡
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大王豈
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
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
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
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辭命

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
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
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
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
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
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
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
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
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

侯饋七牢。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之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携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適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酣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圖之

魯襄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

以次義責之

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

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魯哀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

與之亦妙

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弃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二

經濟編

禮曹類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

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劉向奉使篇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悅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

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趙王遣使者至楚方鼓瑟而遣之誡之曰必如吾言

深心

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一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弔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預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漢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辨士居左右嘗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陀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陀椎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說陀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

讀其言未有不躍然起者

其言有高屋建瓴之勢

在真定今足下棄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刼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于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

則殺王以降漢如反覆手耳于是尉陀乃蹶然起坐
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
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
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
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
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
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
皆蠻夷踦區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比于漢
王尉陀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
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

孰與皇帝賢他諺語所謂林夫子是也

鄭能死事亦能成事

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
他送亦千金陸生拜尉陀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
歸報高祖大悅拜爲大中大夫
鄭衆使北匈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爲屈單于圍守
閉之不與水火衆扼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
隨衆還京師匈奴雖遣使入貢而寇抄不息明帝議
遣使報其使者復遣衆往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
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
誠不忍持大漢之彊明帝不聽衆既行在路連上書固
將有損大漢之彊明帝不聽衆既行在路連上書固

不死必矣

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其後明帝見匈奴來者
聞衆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衆爲軍司馬
穆宗遣韓愈慰軍朱克融既得旌節乃出張弘靖等
而庭湊不解深州之圍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
愈曰止君之仁欲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
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
此曹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
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
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
（亦妙）
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
逆順之爲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
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
孫孩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
劉悟李祐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
（有識）
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爲愈曰神策諸將
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
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
之未幾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
唐主復以孫晟爲司空遣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
入見稱臣天祐以來海内分崩或跨據一方或遷葦

異代臣紹襲先業奄有江表顧以瞻烏未定附鳳何從今天命有歸聲教遠被願奉正朔謹守土疆乞收薄伐之威赦其後服之罪首於下國俾作外臣則柔遠之德云誰不服晟謂馮延巳曰此行當在左相晟若辭之則負先帝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爲謀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一培土餘無所知孫晟等至上所世宗遣中使以孫晟詰壽春城下示劉仁贍且招諭之仁贍見晟戎服拜於城上晟謂仁贍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周世宗聞之甚怒晟曰臣爲唐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

仁贍不須今付以信家耳

邪世宗乃釋之

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周世宗不之信唐主聞之以蠟書遺重進誘以厚利其書皆謗毀及反間之語重進奏之初唐使者孫晟鍾謨從世宗至大梁世宗待之甚厚每朝會班於中書省官之後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唐王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世宗大怒召晟責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以唐虛實默不對世宗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更以帝意問之翰與之飲酒數行從容問之晟終不

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晨神色怡然索靴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貶鍾謨耀州司馬既而世宗憐晨忠節悔殺之

西上閤門使曹彬使于吳越賜吳越王弘俶騎軍鋼甲二百步軍甲五千及宅兵器彬事畢亟返不受饋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世宗曰鄴之奉使者乞匄無厭使四方輕朝命卿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

今北虜彊抗中夏若古之大敵國聘問歲至日窺吾國家之隙暴侮甚矣朝廷比遣使介初不擇人頗無辭對之材可使張明中國之威信以譬伏戎虜之心者苟欲以戎人幣賜寵之故所遣使人不復有稱於絕域者徒侈榮車服整飾騶旅以夸視於夷落細禮曲謹悉受訓策屈膝虜庭拜望跪起少不敢輒異還上語記一辭不中繩度則按以重罪遣削黜矣雖復間選左右名德方重之臣然皆束於儀矩屈鬱憤結俯仰上下雖有勁辭直氣奇謀博辯刀筆在後蓄不得發其毅然欲存國大體者法吏反以爲生事而左

法更怕生事于我欲故昧心爲之

遷之故妄庸之臣苟欲畢事低首下視喑不敢高吐氣甚者或發狂疾以自免或對館人醉舞跳踉笑呼妄誕重爲黠虜之所姍笑彼戎王方驕吾以繁禮亡說之未足怪也至於髽首之胡館勞王人者亦復狂誕晨夜皆邀枉王人屢省而蹇仰自便甚可怪也夫以堂堂中國而一介之使如此折辱天威墮損國命臣切羞之曾漢鄭衆不恐持大漢節對虜裘獨拜而拔刀自誓唐商侑堅立不動責可汗之失禮李景略以氣制梅祿坐受其拜近者晉天福中王權猶曰義不能稽顙於穹廬之長而違詔得罪欣然就貶故大節之士直躬狥義者非私一身而以尊王上重國家也今陛下待虜過厚責使者之法太密故不復有倜儻偉節之士立威名於戎虜而使虜知中國之多贊也而使者亦復氣息奄然不自振起唯戎人之所嫚視而踞侯之臣聞古之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者專之可也又曰受命不受辭何則機事之會間不容一息樽俎之間折衝萬里豈復拘以應對之細失容貌之苛謹哉陛下宜與大臣預擇廷臣辯論通古今剛直有威望者俾使北庭使一言足以雄中國之威奪虜胡之氣譬脫禍福以厭抑貪狠之心其

舉動言辭小不合者。無法以繩之。非有大過。類可濶略。使得馳騁辯博。應變不窮。則專對造命之士出矣。

宋孫洙擇使策

金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卽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高宗然之遂遣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爲梓宮太后。雖屈已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名畫境。朝儀歲幣。當先定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四事既而忠建責事以臣禮以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折之乃止邁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濶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寔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借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閤門見圖書不如式抑令于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還邁皓季子也

貢獻

順帝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

不御而桂陽太守文翽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

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美女二人魏徵以爲不宜受太宗喜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苦寒思歸其國況二女遠別親戚乎并鸚鵡各付使者而歸之

高宗時金紫光祿大夫劉祥道蒙子齊賢嗣齊賢爲人方正高宗甚重之爲晉州司馬將軍吳宗嘗從上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鷂劉齊賢今爲司馬請使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鷂者邪卿何以此待之

明皇車駕發泰山幸孔子宅致祭還至宋州宴從官於樓上刺史寇泚預焉酒酣明皇謂張說曰鼎者屢遣使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懷州刺史崔沔供張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刺史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常寘之坐隅且以戒左右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寇泚曰比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宰臣帥群臣起賀樓上皆稱萬歲由是以丘爲尚書左丞沔爲散騎侍郎耀卿爲定州刺史

素風如是非好異也

明皇御五鳳樓酺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爲虎豹犀象之狀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爲明皇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爲散官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皆服其高

德宗時李正巳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德宗欲受之恐見欺邽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巳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德宗悅從之正巳大慙服天下以爲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之外競爲貢獻貢獻多者則悅之武將姦吏緣此侵漁下民德宗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巳田悅各獻縑三萬匹德宗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

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爲戶部侍郎判本司憲宗問絳故事戶部侍郎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爲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

踵此弊也憲宗嘉其直益重之

國子祭酒孔戣爲華州刺史明州歲貢蚶蛤淡菜水陸遞夫勞費戣奏疏罷之嶺南節度使崔詠薨宰相奏擬代詠者數人憲宗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淡菜者爲誰可求其人與之以戣爲嶺南節度使

宣宗時右補闕內供奉張潛上疏以爲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蓄積之數以羨餘多爲課績朝廷亦因而甄奬竊惟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斂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

生日不受獻可警官邪

掠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斂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宣宗嘉納之

後周歸德節度使常思入朝徙平盧節度使將行奏曰臣在宋州舉綵四萬餘兩在民間謹以上進請徵之太祖頷之敕牓宋州凡常思所舉悉蠲之已輸者復歸之思亦無怍色

金尚書省奏汾陽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當奪官金主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書省樞密院生日節辰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

獻。卽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宜罷去。

禮

哀姜至魯莊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夫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姦大國之盟凌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貪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金謂侍者曰仁人亦樂是夫梁丘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爲獨不樂此

也公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又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唯無禮故父子同塵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之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革衣冠更受命乃廢酒而更尊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出

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于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尋常之室無與亂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輿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輿處無禮即上下踳逆父子悖亂而況其大者乎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二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冀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其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厚志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

見良臣順上之志者可以義矣故其嘆之也長曰於嗟乎雖古之善爲人臣者亦若此而已禮者所以節義而設不還故饗飲之禮先爵於卑賤而後貴者始羞殽膳下淡而樂人始奏觴不下徧君不賞羞殽不下淡上不舉樂故禮者所以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群臣附官無廚藏腌陳時發則戴其上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爲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禮國有饑人人主不飧國有凍人人主不衣國有喪人人主不樂歲凶穀不登臺榭徹于侯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闕故禮者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訐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胥者相也祐大福也（賈誼禮篇）

敬

曰季使舍于巢野巢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從而問之巢丙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賢人當以告文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惡是故舜之刑也極鯀其舉也興禹今君之

所聞也齊桓親舉管敬子其賊也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爲下軍大夫

滅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若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敎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

齊閭丘來盟于服景伯戒宰人曰陋而入於恭閔焉

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晉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陋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爲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爲恭今吾子之教官寮曰陋而後恭道將何爲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用能治敬以勑天時凶命不至而禍

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爲谿谷君子爲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霜干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劉向

敬慎篇

威儀

士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其狀眼然不儼若失其一傲小物而志屬於大似無勇而未可恐狠勢固橫敢而不可辱害臨患涉難而處義不越南面稱寡而不以侈大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節物甚高而細利弗賴耳目遺俗而可與定世富貴弗就而貧賤弗揭德行尊理而羞同巧衛寬裕不訾而中心甚厲難動以物而必不妄折此國士之容也呂覽士容篇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愼威儀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

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于游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于閨門不諫論而風聲紀乎鄉黨

徐幹

名諱

魯桓公子同生以犬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于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于物爲假取于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

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謚

石階藉門蔭屢登崇顯摠司百揆翼贊三臺開練庶事勤勞匪懈內外僉議皆曰與能當淮淝之捷勳極危墜雖皇威遐振狡寇天亡因時立功石亦與焉又開建學校以延胄子雖盛化未洽亦愛禮存羊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侃侃終日。次則厲身奉國夙夜無怠。下則愛人惜力。以濟時務。此數者然後可以免惟塵之譏塞素餐之責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則論

道唱言無忠國之謀守職則容身而已不可謂厲身坐擁大衆侵食百姓大東流于遠近怨毒結于衆心不可謂愛人工徒勞于土木思慮殫于機巧紈綺盡于婢妾財用縻于絲桐不可謂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國之所去也先王所以正風俗理人倫者莫重乎節儉故夷吾受謗乎三歸平仲流美于約已自頃風軼陵遲奢僭無度廉恥不興利交馳不可不深防原本以絕其流漢文襲弋綈之服諸侯猶侈武帝焚雉頭之裘靡麗不息良由儉德雖彰而威禁不肅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罰其危亡貶其惡則四維

必張禮義行矣。掖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
墨宜謚曰襄墨公（范弘之衛將軍謝石謚議）
魏南陽公鄭羲與李冲婚姻冲引爲中書令出爲西
兗州刺史在州貪鄙文明太后爲魏主納其女爲嬪
徵爲祕書監及卒尚書奏謚曰宣詔曰葢棺定謚激
揚清濁故何曾雖孝。良史載其繆醜賈充有勞。直士
謂之荒。公羲雖宿有文業而治關蕞清尚書何乃情
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
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謚故太子重俊曰節愍韋湊上書以爲賞罰所不加

謚文靈亦過其實

者則考行立謚以褒貶之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
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以避之太子據鞍督兵自
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逝竄鄠使宿衛不
守。其爲禍也。胡可忍言。明日中宗雨泣。謂供奉官曰。
幾不與卿等相見。其危如此。今聖朝禮葬謚爲節愍
臣竊惑之夫臣子之禮過廟必下過位必趨漢成帝
之爲太子。不敢絕馳道。而重俊稱兵宮內。跨馬御前。
無禮甚矣。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與兵以
誅姦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爲
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

時逆狀未彰。大義未絕。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父廢母也。庸可乎。漢戾太子困于江充之讒。發憤殺充。雖興兵交戰。非圍逼君父也。兵敗而死。及其孫爲天子。始得改葬。猶謚曰戾。況重俊可謚之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爲比。開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癉惡也。請改其謚。多祚等從重俊興兵不爲無罪。陛下今宥之可也。名之爲雪。亦所未安。睿宗甚然其言而執政以爲制命已行不爲追改。但停多祚等贈官而已

冠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嚮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爲主。卿爲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其禮與上同。冠於祖廟曰。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

喪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

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還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參我之人作詩自傷曰斲之聲矣惟罍之耻言已不得終竟于道亦上之耻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爲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孝景之貢營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芓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内咸得其所

陳忠
大臣

行三年喪疏

殿中侍御史安定皇甫政字公理故尚書左丞之子文行兼茂不忝前烈雅度精誠其儔蓋寡祐甫咎年嘗爲左丞使介而公理又余之族甥故狎焉大曆七年余寓滁而公理寓楚適有來訊示余以所著喪朋

友議余美其重禮義有古之遺範瞻望德門軌躅無替亦感恩者之所慰幸也公理又念余曰政自從事於文舅氏未嘗以一言見誨豈所望哉盡示今議之利病猗歟公理年未四十班在赤墀簪筆持簡爲王近臣頃又佐廉問董淮海之部名遂矣權厚矣固當緩步濶視光車美服爲貴達而已矣乃不遺我諫狹不略我衰憊念嗟膚之戚收門吏之舊周爰諮詢以師道見待吾亦何有但美子之求益不倦雖一勺而進可以浸天壤一拳之多可以鎮方域況其渺瀰既廣嶄崒已峻增之廓之於成名乎必矣皇甫氏有

子哉因覽斯議忽憶永泰中於穆鄂州寧會客庸與故湖南觀察韋大夫之晉同宴適值有發遠書者知鄭彬州炅知龐敘州濬或以疾而歿或遇戕於盜韋氏出涕淫若而言曰二刺史之晉之交友也於是歔七箸離筵席因歸於所次而哭三日人來弔之者韋則盡哀長號不徒感容而已又間歲祐甫佐江南西道連帥魏尚書時屬幕中之參佐有加官者聚合藥餌卜日爲宴宴前行人至知團練副使考功郎中宇捐館於荆南邢與魏鄉國接近且邢郎中則諸魏之出於尚書爲內外昆弟適受朝命爲尚書倅僕感

甫曰韋湖南魏江西二觀察頗嘗知其風味公直簡諒則魏先之飾情強仁韋之志也今吾子之論無乃剝魏而附韋乎且子魏之上介也論議不隱恐非春秋內魯故宋之義盍辯焉應之曰噫寧以他規我是論也吾復之熟之有日矣韋湖南之晉飾情強仁誠如來議禮不云乎先王制禮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子張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韋氏之喪朋友縱不由衷亦與夫二者之義合矣吾雖欲不與其可得哉至於故府公魏尚書公直簡諒清身敬職郡人戴於下朝聽滿於上狼籍甚盛豈造次之

杜蕢規平公之事將入言於府主請罷宴若不可則請徹樂卒事而同列之士惡我者唾鄙之詞充物於聽謂我樵夫農叟之智也好我者頻感而相誨曰慎無以方枘施圓鑿自取辱焉諄諄如不能已僕儒夫也因是而自悔及其宴也太庖具酒車傾鄭衛之女列於賓席之末俳優侏儒設於公堂之下晝日不足繼之以燭使夫膳夫嫩來酌曰曠飲斯必當見與曳之無算又焉得終其詞哉使我不言適其宜也今者追想韋湖南猶孔門之訓其他則吾不知因縱言之以報公理示之議當矣又何以規議既成客或謂祐

所盡哉但於邢副使之喪若忍悲而就宴可謂哀樂失其節乃左氏傳所載樂祁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斃乎及子招樂憂謂也若情不至焉率而爲宴則禮經所謂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吾雖欲勿議又不可得也且吾之所論者因皇甫公理所著喪朋友議故縱言及之非敢定二觀察之褒貶湖南吾取節焉而已矣來議又以吾嘗爲魏公使介今茲著論異於春秋隱曾故宋者茲又近而非中也僕射雖不腆中臺之劇曹郎且兼柱下史有名於著定矣受命爲尚書介彌縫潤色之職事安可見責以敬故君之祀

嗚呼晉悼公魏絳之君也絳戮悼公之弟韓厥趙宣之所任也厥戮宣子之僕及其終也悼公謝魏絳曰無重寡人之過宣子曰可賀我矣而絳厥無罪焉豈當不懷重公平世論議之與刑罰當豈異哉子何見過深也嗚呼天下有至公有至當知賢而舉用之至公也臨事而平處之至當也各守其分復何尤哉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則厚矣其於傳繼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近日張荊州九齡又刻石而美之於是後來之受舉爲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撓我王憲捨其親戚之罪負舉

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背公妄黨，茲或近之，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不返。徐生得非失中之履霜也，常積憤懣，因而書之。（崔祐甫一廣喪朋友議）

理宗時徐元杰上疏曰：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自聞史嵩之有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爲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與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爲陛下愛惜民彝而已。疏出，史憾之。帝亦不聽。於是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曩者閒督府以和議

（齊哉諸生陽哉范劉）

隨將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爲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今嵩之不天，徘徊牽引，彌縫貴戚，買囑貂瑣，轉移上心，衷私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憂戚之容。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爲無父之國矣。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況復首之具瞻之位乎？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褒等三十四人，皆上書切諫

亦不報時范鍾劉伯正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調皆
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籌盡削游士之籍